



水天一色
◎顾华

两座桥的功劳

——开沙岛的今昔谈

◎范宝林

“江中明珠”孤泊江中近百年
潮来汐去蒙泥受沙难发光
荒滩杂草浑浊芦苇荡
维生打鱼捞虾摸蟹捉蜢蜢
坐吃困躲船来船往风浪里
岸脚坝埂河边栖息滚箍楼
与世隔绝原始部落贫民窟
翘首几代跨江走向新大陆
“华沙”率先发力使威伸巨臂
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
开心沙滩快乐小岛终热潮

前呼后涌奔走相告最雀跃
开放开发开进开通开开开
改田改路改水改滩改改改
铺天盖地除旧布新更空前
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未见闻
“东沙”殿后伟岸高大贯长虹
二桥矗立东西深壑成平畴
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蜂拥至
观光揽胜世外桃源任你玩
垂钓采摘骑行漫步随意来
击鼓坐禅挥拍甩竿尽兴乐

寻梦找幻身入仙境早等候
奔突暂停走进驿站胜归隐
半马跨江你追我赶竞风流
名扬中外当年踪迹全消遁
若问沧桑巨变根脉在哪里
导航定向与时俱进实干来



弄堂口的快乐时光

◎林炳堂

我的家乡是座百年古镇,老运河穿镇而过,街道沿河而设,氤氲着一股江南水乡的韵味。

早年,街前的老运盐河是街上居民日常生活须臾不离的用水之源。为了方便后街居民用水,街道的北侧留下许多通往后街的巷子,街上人称作弄堂。弄堂有宽有窄,但都很幽深,大小有八九条。它犹如街道的血管联通到家家户户,给居民们带来了方便。

大小不一的弄堂口,是老街上一道道绚丽风景。那里有设摊卖豆腐、蔬菜的,有摆放糖担打糖弹的,有摆摊出借小人书的,更多的则是小朋友的玩耍天地。

每天清晨,居民们拎出煤球炉,引火生炉子,弄堂口有串风,弥漫袅袅炊烟。随即,卖菜的乡下人手提肩挑,在弄堂口设摊卖菜。除此,弄堂口还有设摊卖缸片、油条、油端子的,这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。有时父母亲格外“开恩”,从衣袋里掏出几个“铅角子”,让我们在弄堂口买“缸片包油条”,奢侈一下。

早市过后,弄堂口渐渐忙碌起来。后街居民有拎着淘箩篮子来老运河淘米洗菜的,有挑着水桶来担水的,还有汰洗衣服的,来来往往,格外热闹。放学后,弄堂口则成了小朋友的天地。他们聚在这里打弹子、跌铜板、搨牌饼、推铁箍……

打弹子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。先在地上挖几个小洞,在不远处画一根横线,横线前放上若干枚小小玻璃球,然后每人手执一枚玻璃球,轮流弹打前方的玻

璃球,目标里将它弹入洞中,谁弹子入洞多即获胜。往往是三盘定胜负,败的淘汰,换新将上来,重新开战。往返多次,获胜盘数多的为胜者。搨牌饼也是如此,将牌饼甩出界多者获胜。小孩们谁也不认输,结果来了一轮又一轮,常常玩到大人喊吃晚饭才停手。

每逢节假日,弄堂口更加热闹了。挑糖担的瞅准这个机会,专来镇上兜生意,他们将糖担放在弄堂口。随着一阵悠扬的竹笛声,小伙伴们很快把糖担围得水泄不通。糖担有多种,一种是敲“烂渣糖”的。担上摆放一块面盆大小的“烂渣糖”,表面涂有一层薄薄的粉末。这糖可用废旧物品换取。孩子们知道糖担来了,于是就在家翻箱倒柜,寻找破布、旧铁旧铜,然后拿来糖担换取。糖担主根据废品的多少心中默估价值,然后拿起铁刀片对准“烂渣糖”,用锤子“咚咚”敲上两记,便敲出一块“烂渣糖”。孩子们拿到这甜甜的“烂渣糖”,含在嘴里,不亦乐乎。

还有一种“打糖担”更好玩。糖担上有一个盘,盘内有許多洞,洞边用细元钉挡着,只留一个可进入弹子的口,担主根据进洞的难易分别标上不同“奖品”,大多是糖块食品之类的,也有一些文具。盘的边上有一个弹簧拉手,打弹者装上弹子,拉开弹簧,随即松手,弹簧便将弹子射出,顺着轨道进入盘内,因盘稍有倾斜度,弹子自由滚动,掉入哪个洞内就得洞旁标注的“奖品”,但大多是空门。当时,每打一次两三分钱,也

有五分三次的。因有“奖品”刺激,孩子们乐此不疲。

弄堂口的书摊也很吸引人。两条长凳上面安块木板,上面摆放各种小人书,就成一个书摊。书摊上小人书有数百本,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经典小说绘本,更多的是战争故事绘本,如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英雄虎胆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。每看一本只需一分钱,放学后,大家来到书摊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,或坐在小凳上,或靠在墙上,有的干脆席地而坐,看得津津有味。后来,我同学的哥哥在弄堂口也摆起书摊,我们看小人书就方便多了。

除此以外,在弄堂里推铁箍也是很有趣的。傍晚时分,弄堂里来往的人少了。几个小伙伴就相约进行推铁箍比赛。推铁箍一般要穿三四条弄堂,谁能坚持到最后为胜者。弄堂宽窄不一,路面高低不平,还要转弯抹角,没有熟练的推技难以坚持到底。我的技术算中等,一般过一两条巷就招架不住,败下阵来。小勇的推技比较高,铁箍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跃,如同弹奏美妙音乐。有时,遇到高低的震动,眼看就要倒下,可经他轻轻一拨弄,就能转危为安、化险为夷。出发时有五六人,大多都中途退下,只有他常常走到最后。“铁箍王”非他莫属。

悠悠岁月,时光如水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们已步入古稀之年。如今走过那些弄堂口,童年的快乐往事如同一幅幅图画展现在眼前,是那么亲切、那么温馨!

张供销

◎葛瑞源

这个坐落在距离东海岸与长江交汇处不远的村庄很是古老,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又一辈,处处讲究一个“让”字,图的就是心胸宽广、心气平和、各自顺意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村里在当时的大队部旁边建起了供销社,乡亲们一致推选为人厚道的张洪礼到供销社做事儿。人们便都称呼张洪礼为“张供销”。

村里建成的这个供销社,成了乡亲们的生活大本营。在这里不但可以买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,也可以买到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锄头、犁杖等生产资料,如果谁家一时钱不凑手,也可以到供销社来赊到一些物品,还可以用家里的鸡蛋等物品到供销社里来以物换物。村里其他大小事,张供销也有求必应,比如他到城里进货时,可以代别人到邮局送取信件、到储蓄所里存取款等。

张供销还有一个最大特点,就是无论谁到供销社里买点什么,临走时他都会说一句:“有时间到我们家里吃饭吧!”张供销礼让的满腔热情,从没认为自己是自作多情,乡亲们也没觉得张供销虚情假意。其实,张供销明知乡亲们不会无缘无故到他家吃饭,但每次都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礼让。乡亲们也明知张供销这只不过是一种客套性的礼让,但每次都十分感谢。

后来,张供销张罗着对供销社的门脸进行改造,在正门上方建造了一个房山顶一样的大三角形,用水泥在上部做了一个五角星,涂上红色,并找到村里最有文化的韩三爷用隶书写上“供销社”三个大字。这几年,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,在供销社前面修起了村民文化广场,周围的其他房屋拆迁了不少,却把供销社保留了下来。这天,到了吃午饭时间,张供销的小孙女过来找爷爷回家吃饭,见被人称为韩三爷的韩爷爷买完东西后正在和爷爷说话。

张供销还是对韩三爷说:“他三爷,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吧。”韩三爷推辞着:“不去了,谢谢你张供销,你快回家吃饭吧。”

“那你今天不到我家吃饭了?”张供销还是重复了一遍,好像以前韩三爷每天总到他家吃饭似的。“今天就不去了,我下次再去。”韩三爷继续推辞着。“那你不来,我就先回家吃饭了。”张供销继续说。在回家路上,小孙女问:“爷爷,你每次都让人家到咱家吃饭,可人家一次也没到咱家吃过饭啊。”“那也得让让人家不是。”张供销对小孙女说。“爷爷,那人家要真来咱家吃饭,咱家也没准备那么多饭啊。”张供销抚摸着小孙女的头,笑了。

第二天上午,韩三爷来到供销社买酒,在供销社里没见到张供销,便问:“张供销呢?张供销怎么没来呢?”那个年轻人告诉韩三爷,张供销当天早晨过世了。

韩三爷赶到张供销的家里,见张供销家的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,都在念叨着张供销的好。这天,没用谁让,没用谁请,也没用谁留,韩三爷没有走,村里好多好多的人也都没有走,在张供销家里吃了顿饭,然后把张供销风风光光地送走了……

